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部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謄錄監生臣杜文海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七十

元王黎楊嚴竇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

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鑑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寖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為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綈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

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為民魚朝恩驕横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駮正乃請别

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寘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秒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歷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

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閒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毁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蓺而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閒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戍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

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髙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乆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内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帳帟

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彊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謷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絶帝積怒大歴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呉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

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竝賜死發其祖父冢斵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巨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為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

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為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為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愶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

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㤥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

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猒之大歷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内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與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歴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禄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

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狐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晩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

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
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薫號内道塲引内沙
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
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猒幸其去則横
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
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
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
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

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為上
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
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
内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宫
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
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内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
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
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厯政

刑曰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冐縱親戚尼媪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諌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治治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髙

祖神堯皇帝配實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傅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者至曰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竝禘黄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

禘也三詰周頌雝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黄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雝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

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頌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為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

如虞夏出黄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讵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為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本末駮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歳其禮不講蓋玄所説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

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
玄之隙還破頎等所建頎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
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
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
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
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
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
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

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為農師舜封之
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
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所祀皆
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説
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
配昊天於玄為可為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
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

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為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値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

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猒為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舍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竝功而陟配圜丘上與

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兵挾弱主制海内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為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傾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

不盡愚議聞代宗不避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為桂管觀察使大歷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毁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

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漑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幹

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狥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

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

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

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譟投礫從之俄賜死藍

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

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揞冐財賄貲産累皆巨萬至是

積前罪幷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搒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為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

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衮同時知制誥衮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

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内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羸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

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

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

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

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劒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

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税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畆之税率以大歴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税盡六月秋税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

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

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

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

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

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

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

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李

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

恚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亡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懐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懐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煬旱人情騷擕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懐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為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已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傅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已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

學貌幺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説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為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偃彊不奉法設使平

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為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

賕賂狼籍故杞引郢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為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名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

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傅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緑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以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駮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嗤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為汝

州刺史復入為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奏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為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龎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丞昂江

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為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名郢為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為關内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

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
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
陛下不自取而留為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
使大歷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
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
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舊
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
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

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
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
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僦丁三百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
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
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
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
布帛給田者合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

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殭光火諸盜令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絶養男别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闌冐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令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

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
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
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
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
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為大理卿炎之罷
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
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
州天下以郢挾穽相報仇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内忌

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費州刺史道
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内慙忽忽嵗餘卒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
直果於斷以蔭累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
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
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
子曹芬兄弟隷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
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

殺父不坐皆搒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
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
譙讓少游慙徃謁參參不顧即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
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
希意為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
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徃按直
其侵皒彝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若也入為御史中丞
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

之然多與宰相駮異數為排郤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
憚或牽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㮚參嘗為大理司直故
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昪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
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
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
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
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
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

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為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

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丙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遂申為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為之驗左帝大怒以為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

原則從減滎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滎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滎死諸竇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為翰林學士頃

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
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
丈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
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娼恨贄自恃勁正屢
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
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
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
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

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為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為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為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濕汗近屬事自詰之不敢荅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

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猒炎牽連載勢與醜裔秉國維綱返為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繒言福業報

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

請舉進士俄擢髙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名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若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昵之礜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偽冐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

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髙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毁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

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捻宿賊張度保陽羡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禄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為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

察使圖之棲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傜科請量産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横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骾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棲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

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為京兆邕吏部

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棲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棲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縣是侁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顆雜侍棲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欲名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棲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為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棲筠喜奬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郤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

以考功郎中名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絶朝貢以折姦諆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

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

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劒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

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官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絶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

和二年杜黄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鬬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吴兵江

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絶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滐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若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擿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觧吉甫本善竇羣羊

士諤呂温薦羣為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温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

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
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
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名吉甫還秉政入對延
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
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厖雜
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
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
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

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郡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歷時權臣

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

切之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馬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

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
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
信如卿料矣劉濉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
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
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絶和而後
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
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
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

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寳應間廢宥州以軍遥隷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隷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鋭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懐之反間以橈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

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内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内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茍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

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郵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劒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

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

傳從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
邪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
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
且殺我再遜位不許

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歷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為
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為舒楚湖三州刺史卒次

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

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臥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鄘籍在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因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

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酈剛敢

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

中朊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

後酈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

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

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

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

詔即詣軍脩謁酈以為不可詔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徙

河東入為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
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
境眥䀛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驛
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素富殭即籍府庫留一歲儲
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繄鄘倡之先是吐突
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
歸數稱薦之名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
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

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戸部尚
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賔客分司東都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鄘彊直無私與楊憑
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當官以峭
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
多委軍吏而叅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
以此少之
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

卒

拭子磎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户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内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妄曲回避旁緣為姦也詔不奪俸黄巢陷洛磎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磎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

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偽命磎苦諫不納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磎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欵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磎乃自言為崇魯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磎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

已又罷為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磎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觧諸書傳甚多子沇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骾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

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李鄘子拭歷仕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臣德潛按舊書又有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此新書所無而舊書亦無子拭

拭子磎○舊書作柱子磎

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在景福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